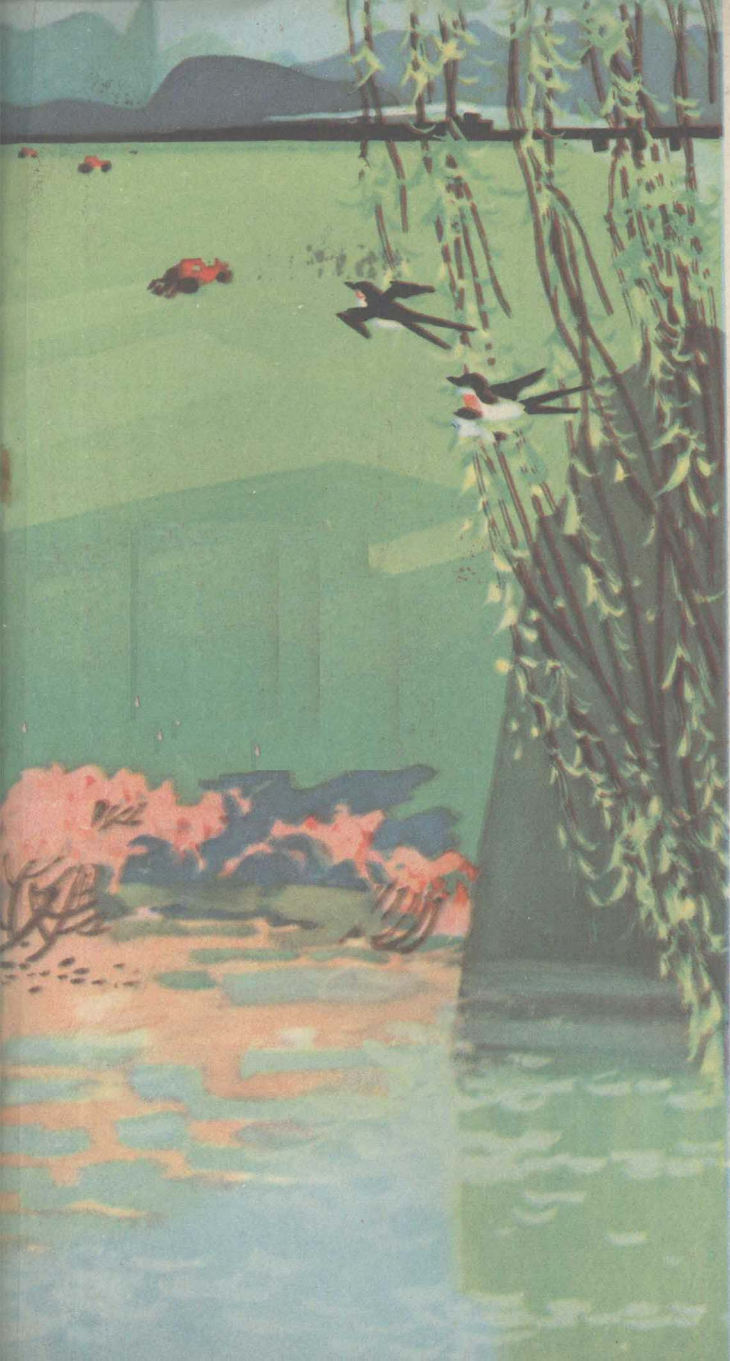


藍田春秋



蓝田春秋

· 修 订 再 版 ·

中共余江县委宣传部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南昌

内 容 提 要

余江，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赋诗表彰过的血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本书以该县血防工作为背景，以蓝田大队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材料为内容写成。它是对罪恶的旧社会的控诉书！又是一部热情歌颂广大社员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消灭了血吸虫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荣史。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榨和血吸虫病的危害下，造成“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同时讴歌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第二部分写解放后在毛主席、华主席和党的英明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送走了瘟神，消灭了血吸虫病，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是一部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

蓝 田 春 秋

• 修订再版 •

中共余江县委宣传部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12万

1978年5月第2版 1978年5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3110·7 定价：0.36元

前 言

江西省余江县蓝田坂，座落在蜿蜒碧透的白塔河畔，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

解放前，这里却是一座人间地狱。“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地主恶霸、官僚兵匪、帝国主义和血吸虫病，把这十里平原糟踏成薜荔漫漫，荒冢垒垒。肥沃田野，成片荒芜，片片村庄，相继毁灭。

蓝田坂曾经流传着许多民谣，生动地反映了瘟神盘踞下的悲惨景象。

“蓝田坂，大平原，草长比人高，野兽到处窜”；“蓝田坂的禾，亩田割一箩。”讲的是解放前田园荒芜，生产凋零的情况。

“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形容的是大肚子病患者的惨状。

“禾把刚放倒，就要出门讨；一件破棉袄，从小穿到老。”道的是旧社会贫苦农民饥寒交迫的生活情景。

血吸虫病是旧中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深重灾难。以上这些形象而深刻的民谣，是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无情揭露和悲愤控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英勇不屈的蓝田坂人民曾经举起锄头，操起扁担，拿起大刀，不畏强暴，进行了可歌可泣

的斗争。他们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朝朝暮暮盼新生，日日夜夜求解放。

春雷一声震天响，拨开乌云见太阳，盼来了恩人毛主席，盼来了救星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五月，红太阳照亮了蓝田坂。千年恨，万年仇，毛主席来了苦出了头！共产党领导蓝田坂人民斗地主，分田地，穷人翻身作主人。

一九五五年冬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反映了疫区人民世代梦寐以求的愿望，照亮了蓝田坂人民前进的方向，给了他们送走瘟神的无穷智慧和力量。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疫区人民的健康，前后派来一百多名医务人员进驻蓝田坂，为贫下中农除害灭病，免费治好了七百五十多名血吸虫病人，使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阶级兄弟获得了新生。蓝田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力量，贯彻中西医结合、防治结合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举铁臂，挥银锄，挖新沟，填老沟，群策群力，协同作战，大打人民战争，把兴修水利和消灭钉螺结合起来，经过几年奋战，终于在一九五八年消灭了血吸虫病。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获悉余江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光辉诗篇《送瘟神》二首，蓝田坂人民手捧诗篇，心潮澎湃，喜泪盈眶，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正当蓝田坂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迎来了满园春色的时候，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刮到了蓝田坂。一小撮阶级敌人遥相呼应，大搞复

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在旧社会饱尝苦难的蓝田坂人民，对毛主席最亲，对社会主义最爱。他们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团结战斗，奋起迎击，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及其在江西的死党，极力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采取扣经费、砍机构、撤人员等恶劣手段，疯狂破坏血防巩固工作。尤其是一度窃取中央血防领导小组组长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不顾人民死活，叫嚷“血防工作顾不上”，不准召开血防工作会议，不准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血防工作情况，不准宣传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采取更加卑劣的手法，丧心病狂地破坏血防工作。蓝田坂人民面对阶级敌人的干扰和破坏，学诗篇，心明眼亮斗志坚，他们一眼看穿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是一根藤上的毒瓜，是一伙保护自然界“瘟神”的“政治瘟神”。他们在大队党支部的带领下，发扬送瘟神的彻底革命精神，同这伙祸国殃民的“政治瘟神”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在贫下中农中选拔和培训了不脱产的赤脚医生、卫生员、粪管员、查螺员，建立了一支群众性的血防卫生队伍。他们就地取材，因陋就简，普遍进行了畜圈规划，兴建了烟囱灶、无害化公共厕所、无污染饮水井和流水化用水塘。他们深入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建卫生村，大办沼气池，使农村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巩固和发展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成果，使毛主席亲手树立的血防红旗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春风化雨，山河增色。蓝田坂人民身强体壮，斗志昂扬地

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英雄气概，扫除了“千村薜荔人遗矢”的残迹，开创了“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新天地。蓝田大队一千八百多亩耕地，全部实现了园田化、灌溉自流化，成了稳产高产农田。粮食亩产连续十三年跨《纲要》，连续七年超千斤。随着生产的发展，集体经济日益巩固壮大，大队办起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兴建了一座水电站，添置了五台拖拉机，用上了电动机、碾米机、轧花机。办起了八所小学，一所中学。人口由解放初期的一千零三十五人，增加到二千八百八十七人。消灭血吸虫病前，很少有适龄青年应征入伍，现在有不少青年在部队服役，有的还当上了人民空军的飞行员，保卫着社会主义祖国。

今日的蓝田坂，人变、田变、山水变，山河处处换新颜。大地平展如画，渠道纵横交织。一座座红墙蓝瓦的村庄，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柳荫之中。一台台铁牛，奔驰在伸向天际的机耕道上。田坂上红旗招展，稻浪滚滚，歌声嘹亮，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绚丽景象。抚今思昔，真使人感到：春到蓝田，换了人间。

千年的苦根毛主席挖，万年的甜源毛主席开。旧社会饱尝血吸虫病苦难的蓝田坂人民，世世代代不忘毛主席的恩情。曾经三次幸福地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党的十一大代表、蓝田大队党支部书记刘金元说，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诗篇，是永远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亲手树立的血防红旗代代传下去！刘金元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学诗篇，鼓斗志，摆开战场揭批“四人帮”，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他们

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蓝田坂建设得更加美好，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新贡献。

蓝田坂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曲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凯歌！是一部生动的阶级教育、路线教育的教材。一九七三年，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编写了这本《蓝田春秋》，同年七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年十月三日，是毛主席的伟大诗篇《送瘟神》二首发表二十周年，为了隆重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我们将《蓝田春秋》修订再版，并增加了新文章，丰富了内容。

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写作水平不高，书中不妥之处，希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余江县委宣传部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目 录

前 言

- “棺材田”的故事.....徐进、惠人(1)
- 水 香 一 家.....祝甜和(14)
- 两 次 改 姓.....毛惠人(24)
- 孤 儿 血 泪.....祝甜和(30)
- 大闹胡家庙.....祝甜和(39)
- 长 工 恨.....高宝麟(47)
- 抓 丁 仇.....高宝麟(58)
- 逼命的地租.....祝甜和(69)
- 蓝田怒火.....徐 进(83)
-
- 天 亮 了.....吴 智(98)
- 阳 关 道.....余来喜(109)
- 枯树开花.....毛惠人(122)
- 送走瘟神.....毛惠人(135)
- 飞上蓝天.....毛惠人(149)
- 捍卫红旗.....毛惠人(159)
- 继续长征.....唐仁基(169)

“棺材田”的故事

蓝田坂，大平原，

草长比人高，

野兽到处窜。

——蓝田民谣

一九三五年的隆冬，灰色的天空，飘着星星点点的雪花，尖溜溜的西北风发出凄厉的呼啸声，蓝田坂颤抖在凛冽的寒冬里。

在通往潘家村的一条小道上，两个外出逃荒的人，迈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向前走去。

走在前面的是车夫吴任高，他骨骼粗大，背有点驼，蒲扇般的手背上络着蚯蚓似的青筋，脸上颧骨突露，那钢针般密密匝匝的络腮胡子，和浓眉间的两道深深的竖纹，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饱经风霜、性格倔强的人。他挑着一担箩筐，一头放着一口破锅，一头塞着用破草席裹着的烂棉絮，不时回转头来招呼道：“茅苟娘，走快点！”

“嗯！茅苟爹，到这个没人烟的地方，能找到活路吗？”
茅苟妈迷惘地问。

“不到蓝田坂又到哪里去呢？唉！”任高长叹了一口气。
蓦地，悲惨的遭遇又涌上心头……

原来，这个苦车夫和几个穷汉帮商贩到福建推盐，经过一座大山林时，遭到国民党匪军的拦路抢劫。盐被抢走了，土车子被砸坏了，还差点儿送掉性命。跑回家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两口一合计，只好到他儿子茅苟打长工的蓝田坂去开荒，寻找一条活路。

他两默默地走着，路边齐人高的芦苇沙沙作响，小野兽在草丛里、坟堆间窜来窜去，又增加了几分凄凉恐怖的感觉。

“快到潘家村啦！”任高回头对茅苟妈说了一句。

“嗯！”茅苟妈应了一声，抬头一看，只见潘家村断壁残垣，一片荒凉景象。村头那一幢青砖瓦屋，黑漆漆的大门却十分刺人眼目，这就是财主潘心善的阎王殿。茅苟就在这里打长工。

潘心善外号叫潘剥皮，盘剥长工心毒手狠。这一天，天还没亮，潘剥皮就把得了大肚子病的茅苟叫起来舂谷，一直舂到午后也不准歇。俗话说：“做事三般苦：舂谷、筛米、开荒土。”茅苟满头满脸，浑身上下都是糠灰，又饿又累，心头升起一股怒火，愤怒地对潘剥皮说：“还不吃饭，人家都准备烧夜饭火了。”

潘剥皮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吼叫起来：“人家是人家，在我家里就得服我管！”

“不给饭吃也行，我歇会儿去。”茅苟气得一脸通红，披

上烂棉袄，拔腿就走。

“端人碗，服人管，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你要不服我管，那就滚吧！”

“行哪，我不干了，算算工钱吧！”

“工——钱？”狗地主白眼珠子一翻，到屋里拿出一本账簿，一把算盘，噼哩啪啦算了一阵，摸着鲇鱼胡子，叨念着：

“茅苟你听着，前年你借我谷子两担，息加息，利滚利，今年该还我八担。去年春耕你损坏了我一张犁，今年夏收时你又把我一个崭新的禾斛用坏了，这两件农具该赔给我三担谷子。今年夏天正是大忙时节，你打‘摆子’五天不出工，害得我花两斗谷子请一个零工，五个工就是一担谷啦，这一担谷子也该你出吧。这几项合起来，你共欠我十二担谷子，扣除你两年的工钱，还欠我两担谷子，折合大洋五元！”

茅苟一听肺都气炸了，骂道：“你比毒蛇还要毒！”

狗地主一听茅苟骂他，便一把抓住茅苟的胳膊不放，口里喊道：“大洋五元，不交清你走不了！”

茅苟怒火燃胸，只轻轻一抬手，潘剥皮就跌得四脚朝天。茅苟一扭身走出了潘家阎王殿。

茅苟刚刚走出门，潘心善便带着几个狗腿子把他团团围住。这时，在潘家打长工的刘大伯等人也赶了过来。刘大伯一看潘剥皮行凶打人，便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用铁钳一样的大手抓住潘心善，装着拉架一样：大呼“吴茅苟不准动手！”

“拍”的一声，狗财主挨了茅苟一个响亮的耳光。

正在这时，任高两口子赶到了潘家门口，听到刘大伯的叫声，便撂下箩筐，分开众人，一见茅苟就问：“出了什么事？”

茅苟一眼瞥见父亲，又惊又喜，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站在旁边的穷乡亲忙接着说：“狗财主赖工钱打人，茅苟打了二年长工，还说倒欠他的钱。”

任高攥紧饭碗般的拳头，目光炯炯地逼视着这戴瓜皮帽的狠心财主，闷钟般地厉声喝道：“总有一天要和你算账！”

狗财主面对着怒不可遏的任高和穷乡亲，摸摸火辣辣的脸颊，喘着粗气，溜回了阎王殿。

茅苟抚摸身上的伤痕，领着爹娘，挑着箩筐，回到他那间茅屋里。晚间，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任高诉说了推盐的悲惨遭遇，茅苟倾吐了长工的苦难生活，全家个个怒火烧心，仇恨满胸。这又是穷人的一个不眠之夜啊！

第二天，茅苟领着父亲往田坂上走去。任高看着一片片长满芦苇的荒地，说：“这一带荒地多，我们开点荒吧！”

“荒地是多，都是财主的。要开垦就得租几亩，对半交租。”茅苟回答说。

走了一段路，任高又问：“有没有租价便宜一点的田？”

“有是有，那就是十亩丘了。这块田是龙岗岭庙会的田产，虽然土质肥，租价低，但是种不上几年，人就得害大肚子病死去，人家都说这是一丘吃人的‘棺材田’。”

任高听了摇摇头笑道：“别信那个，只要田肥，租价便宜就行。走，领我去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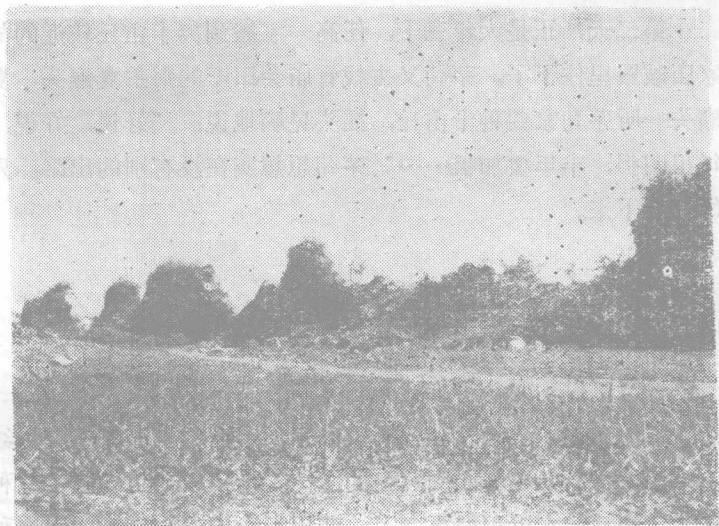
路很近，很快就到了十亩丘。

那十亩丘座落在大坂潘家和董家之间的平坂上，旁边挨着谢家山，地势低洼，杂草丛生。任高下田，用锄头挖了一块土，捧起来看了又看，那土块乌黑油亮，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他沉思片刻，高兴地说：“好地呀！我们租这块田种吧。”

“十亩丘种不得呀！”随着一声洪亮的声音，刘大伯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只见他四方脸庞，由于日晒雨淋，黑得象紫檀木刻的一样，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使人感觉到他是一个倔强、淳厚的老人。

任高双手递过老烟杆，亲热地说：“大伯，请坐！”两个人坐在田塍边上，刘大伯猛抽一口黄烟，吐出一口云朵似的浓烟，蹙了蹙眉头说：“我是来打岔的。任高呀！人们都说：十亩丘，‘棺材田’，头年人种田，二年人肥田。艾家的朱仔被财主逼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昔日蓝田坂人亡户倒，田园荒芜。这是“棺材田”的一角。

得走投无路，逃到蓝田坂，种了十亩丘，第二年还没有秋收，就挺着大肚子病倒下去了。吴家沅的觉伪父子、运生父子也是被财主逼进‘棺材田’，不到两年也送掉了命。丁亥年从浙江逃荒来了一家人，看到这么好的田荒芜了，便租来耕种，结果也没有逃出这块‘棺材田’……我看你们还是另找活路吧！”

任高父子听着这些凄惨的往事，一阵悲愤涌上心头。任高望着好心的刘大伯，久久才颤抖着嗓门，深沉地回答：“大伯，我是逼上梁山哪！踏破铁鞋，找不到活路，不种这块田，一家人活不下去呀！”

刘大伯同情地叹了一口气，摇着头走开了。

第二天，正是大年三十，任高一家搬到离十亩丘较近的胡家庙破殿里住下了。茅苟又去找管庙会田产的财主夏癞头，夏癞头一听茅苟家要种十亩丘，摇头晃脑地说：“好说，好说，年租四担，丰年要加租……”茅苟想想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只好答应下来。

二

惊蛰已过，春分将临。几场春雨一下，蓝田坂上水汪汪一片。那池塘里、水沟里和稻田里的水，上面都飘浮着一层锈红色的油渍水，泛起一团团黄色的泡沫。十亩丘地势低洼，这种锈红色的油渍水就积得更多了。蓝田坂上谁都知道，沾上这种水，大肚子病就要缠身哪！

这一天，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细雨霏霏，寒风刺骨。任高牵着借来的老牛，茅苟背着一张旧犁，急冲冲地往十亩丘奔

去。十亩丘笼罩在灰濛濛的烟雨之中，茅苟挺着腰，把稳犁，挥鞭叱牛，大步向前。牛蹄踩得水花四溅，一块块乌黑油亮的泥土翻转过来，流水似地向后边泻去。任高一锄一锄地把泥土平整，沃泥特有的芳香味，使这个作田出身的苦车夫神情激动，连连说：“这可是一块好地呀！”

干了一阵，任高走上田塍，忽然感到脚上一阵奇痒，洗净一看，小腿肚上冒出一一个小红点，诧异地问：“茅苟，怎么脚上好痒呀？”

“蓝田坂的水土就是这样，下水脚就痒。”茅苟说着也上来了。两人用手搔了一会，还是止不住痒，任高索性取出火镰刀，敲火点着一把枯草，把脚伸在火舌上烤着，这才觉得好过些。

任高坐在田塍上，吸了几筒黄烟，望着那刚刚犁过的荒田，叹道：“穷人种田真难哪，什么都要借，犁完田，谷种还不晓得在哪里呢。”

“我去向财主借吧！”说着，茅苟又给牛装上了“牛弯”，鞭稍一扬，“嗨”的一声吆喝，又干开了。

耕好了地，茅苟跑到夏癞头家里借谷种，狗财主怕他家还不起，又没有浮财做抵押，怎么也不肯借。后来，茅苟实在无法，只好答应给很高的利息，才借到谷种，可是季节又晚了，到了小满才把秧插下去。

任高父子把整个身子都扑在这块田里，希望有个好收成。十亩丘耘过两遍禾，又施过两次粪肥，禾苗长得青葱翠绿，父子俩心里乐滋滋的。谁知到了夏至边，接连下了几场暴雨，河水猛涨，淹没了田园庄稼，蓝田坂上一片汪洋，任高心都愁碎